

論政本 答 G P K 君

章士釗

有心哉足下之辱是書也。足下揭爲同之弊曰私。凡古今帝王雄傑之所爲。皆出於私之一念。即最近政爭。若而政府黨。若而國民黨。並爲私所役。急於求同。前者能同其同而勝。後者不能同其同而敗。勝敗既定。同異尤堅。今日異者流亡。他日以異培同。同者之流亡亦將如彼。法蘭西之往史。行再演於神州。事實具存。無可挽救。愚所倡有容之說。決不行於今茲。結尾則祈禱大賢之生。承兩敵而收兩長。奠定共和。爲法後世。語長而心重。愚雖百奮其舌。未能爲此言也。雖然。鄙意所在。似仍有與尊說相表裏者。請得引申前論。爲足下更瀆陳之。私說尙矣。愚論之中。未標是名。固含是意。苟無是意。即不見同。所謂『專制者何。強人之同於己也。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。即莫不欲專制。故專制者獸欲也。』是即私也。自古善爲專制者。莫如秦皇。其爲同之證。集於壞封建設郡縣。柳州爲之言曰。『秦之所以如是者。其情私也。私其一己之威也。私其盡臣蓄於我也。』故足下所爲私說。不可易矣。惟愚審其爲私也。以有容之說箴之。足下審其爲私也。以爲有容之說決然無效。此其異趣處。然細按之。則固由於見地未同。不必多所抵牾也。蓋愚有容之說。非以豁達大度。期於一人。乃以盡分明職。責之大衆。故又曰。『專制者獸欲也。遏此獸欲。使不得充其量。以爲害於人羣。必賴有他力以抗之。』有容之道。使之自由聽從。固無可望。而迫於外力。舍此不足自存。獸史之中。其說以是而奏效者。例不

鮮也。由是推勘。足下所設數問。以有容之道未可期者。可得而答矣。有容果以有抗而得。所得之數。未必即如所抗之數。然既已出而抗之。決非有所不屑。故不甘心之說非也。此其一也。有容而生於抗。二者焉能自保其私。毫髮不動。異者之攘臂相爭。實有容中必涵之性。此其二也。三項異者妨同。義同。四項異者不忍其容。義同一。愚知足下必且發爲問曰。抗力之生。必其國有自由。人民運用政治。不逢挫壓。否則惟有出於革命已耳。革命者兩力相易之謂。以言相抗。恐非子義所包。今國內武人專橫。自由掃地。命且莫保。安能言抗。縱曰能矣。而抗者夙以叛逆。與當局互爲謀求。雖者安於失敗可耳。安肯便與敵讎。共議政事。是抗終莫有。容又何來。愚以爲足下之見。以論國中政局。微失之偏。蓋當局者之爲同。乃以極少數人之意。強制天下。其見爲異而爲所逼撈者。正不獨國民黨。抗者合衆異以抗一同。非謂獨以何黨爲抗也。國民黨失敗至此。其所取之策。含再興革命莫由。此其利害得失。乃別一問題。惟已出於絕對之途。於人之地位異於己者。終不當加以詆訶。使人不獲利用所能。以施其抗。真國民黨人。其所求者。亦國家之治安耳。謂治安之術。惟彼獨操。他無有知之。揣其設心。必不若是。則有外於吾黨。能以術措國於治於安者。在彼視之。宜若已出。愚爲此言。非爲國中果有理平之望。以見象察之。自非無目。將不爲是言也。特愚有容之說。爲用至廣。必一國之人。羣解是道。然後爲國。可進於近世憲政之林。苟革命黨人狃狹猶昔。以辛亥以前之排所謂君憲黨者。排今之政治手段異於己之人爲。則政運循環。癸丑之敗。行且再見於成功以後。此等理解。實年來政訓之所施。吾人所當虛懷受之者也。足下謂同異之分。已如水火。惟有相迭。決莫能容。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。即

吾前例。是又當分別言之。夫異者見惡於同若是。而謂有道求容於同。自爲贅論。惟彼不容我。吾當容彼。吾容不見於相迭以前。終且見之於相迭已後。法蘭西革命。互若干年。彼此代興。翻覆仇殺。是乃不解革命之咎。彼第三共和之初。當事者即已知之。乃力更前失。純從調和入手。始克奏効。不然。此四十年間。法人必且相屠未已也。吾人生於其後。失德亂政。紛陳吾前。正殷鑒之足資。焉前車之同覆。昔者英人自誇其革命之智。而致誚於法之先烈。爲謀未臧。法儒雅達爲之言曰。『如以英法革命相較。謂後者之期長。而爲禍烈。則當知英之革命。遲於法蘭西一世紀也。』果英鑒於法。法亦自鑒。因收革命之功。而遠革命之害。則吾人不當妄自菲薄。奚待講明。賢者偶爲不擇之言。當不料聞者走狂潮而入迷霧。能使吾政局三四覆而不一。精英蕩盡。國力大疲。其在今時。或且亡國。惟事有必至。可以前知。此愚之所大懼也。足下思之。以爲何如。或曰今政府逞其兇殘。爲之俛者滿天下。而子漫以有容期諸革命之成功者。人不以爲不入耳之談。來相勸勉。即以爲設淫詞而助之攻。子將何以自解。愚曰然。然前者愚猶將強駁之。後者則疑似之辯。口舌不能勝。無如何也。往者政本論初出。有李君北村始齊爭之。謂與客論議是篇。客以謂『異同之義。主客變徵。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。壓天下使從同。天下惟有固守其同。令公同不爲私化。此主之義。足下乃懲惡忠告。又導之以有容。究所望之結果。非盡納天下之公同。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。此客之義。客義充塞。國民無噍類矣。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。』愚答之曰。『愚之所謂有容。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。而不以力干涉之。非欲誘致異者。使同於我也。果誘致焉。則是好同惡異矣。好同惡異。正愚說之所能排。焉能翻覆一至於是。苟愚說而有力

也。則客所謂公同者。對於政府而見爲異。政府有容。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。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。政府即翩然而下野。英倫內閣是也。公同而在革命軍。有天下之半。王朝亦欣然而遜位。滿洲皇帝是也。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。』此其間答。載在第二號雜誌中。足下遠在重洋。初手一號。故未之見。今請取而觀之。於足下所持四不可期之說。能得一二分解脫焉否也。若謂當世私欲橫行。此說無幸存理。則古今樂石之言。以很忤當時。不見采錄者。何止千萬。今之政本論。亦於千萬中占其一數已耳。又何怪也。足下謂『休休有容。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。而難期於民德正清之日。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。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。』似亦難以一言盡之。愚唯問足下所持之策。是否欲以專制易天下。苟不爾者。行憲政一分。卽須有容之量一分。吾民德即不純。而至憲政無可施行。恐亦未必。法度未備。誠哉是言。然正惟未備。亟宜定憲。今乃以此適憲政使不自進。無因之果。何所自來。且在今日。當知民德未純者。半由爲同者毀敗之也。道揆法守蕩然已盡者。又八九爲同者釀成之也。以有容進之。乃正所以移其一切暴戾無度之總因。足下以爲未可。竊所未解。是故文化之稚。惟有容足以成之。黨派之擾。惟有容足以靜之。民俗之偷。惟有容足以厚之。英倫憲政。以此益臻上理。吾固不敢望彼。然正宜以此而登憲政之堂。遽謂不當效法。亦如前言。惟有舍憲政不言已耳。毋乃自毀過甚乎。足下疑不好同惡異之說。行之英倫。人情與理論。斷難盡合。似亦不然。大抵英倫之政則。乃由事實歸納而來。非學者製爲訓言。政家從而採取。彼所謂不好同惡異。其精語不外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。此語發自梅衣。政習則先梅氏而立。果反對黨之意見。能自由發揮以上。發揮之度何似。視其本力。以言不好同惡異之習。無高度低

之可言也。雖然。足下之言。中乎事實。愚欲以空言而迴世變。信爲不度不量之尤。然區區之心。無能自己。愚公之誚。所不敢辭。得大君子觀之。惟取其詞。不計其效。則愚文已非虛作。無復恨矣。書詞繁委。不能盡意。幸爲道自重。復有以教不肖。隨紙無任馳念之至。

記者足下。展讀大著。所以講明學術而教道國人者。甚正且誠。欽企何極。嘗觀君子之論治也。不以其著而以其隱。不以其敷布條教之端。而以其飲食笑言之節。揆之今古。莫不同符。今先生慨然太息於好同惡異之私。反復陳辭。若有所不能自己。可謂勞矣。然而人世之所以靳其同。與其所以致其異者。豈其生而然哉。不佞以爲必有迫之激之。使之不得不好同而惡異者在也。今先生於同異之弊。言之至痛。而獨於人之所以好同與其所以惡異者。略而勿道。儒所謂僅論其著。論其敷布條教之端者乎。聞嘗衡觀列國。從極千年。人世擾攘。英傑代興。當其伐罪弔民之時。義聲薄雲之日。舉世未嘗不曰。後我后。後來其蘇。聞望可謂至盛。然自不佞論之。所謂弔民伐罪之端。一言以蔽之曰。私而已矣。往者天相美國。誕降華氏。連任以還。毅然蔽履軒冕。超於塵埃之外。吾曹視之。以爲靖國之英。誼應如是。而世之論者。嗜華氏之遺棄大位。豎古橫今。無其偶比。莫不驚歎咨嗟。不知所稱道。何者。私己之習既著。強者以是爲常情。弱者以是爲取則。偶有睹乎反於此者。安得不以爲詭怪。理有固然。曷足異乎。

三代盛時。勿可聞矣。降至於秦。夷六國。焚書詩。坑儒士。銷兵器。天下騷然動矣。此爲同之弊也。然彼之所以爲同者。果何道乎。其亦曰不同無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劉季奮起。

誅暴秦。秦民安之。其後滅楚王。殺韓信。自將擊黥布。戒吳王濞勿反。此爲同之弊也。然彼之所以爲同者。果何道乎。其亦曰不同無以永保帝王之業於劉氏子孫也。且推而廣之。如法之拿破侖。固曠世英物。吾曹所心賞也。彼其屢屈奧師。孤海上之英國。爲露國之遠征。百折不爲之下。至死而勿悔者。亦爲同之弊也。然彼之所以爲同者。果何故乎。其亦曰不同無以立大一統之法蘭西。圖帝王之業也。退而觀之。如德之威廉第一。亦近世之雄主也。得俾氏爲相。有魚水之歡。敗奧人於南部。屈法國於西陲。頻年征伐。泰然勿顧。放黜社會黨。獨斷獨行。亦爲同之弊也。然彼之所以爲同者。果何故乎。夫亦曰不同無以建新邦。固吾罔也。凡斯所陳。先生所知。而不佞之所以復喋喋者。蓋以明爲同爲異之端。固大有故在也。夫同之與異。其別至殊。其性至差。猶黑之與白。冰之與炭。薪之與楮。枘之與鑿也。不惡異無以成夫同。不好同無以惡具異。欲同其同。必先有以異其異。不異其異。更不能有以同其同。不能好同。即不能惡異。異之惡也愈甚。即同之好也愈力。同之好也不甚。即異之惡也不深。凡斯二者。消長迭乘。始之於迫。繼之以激。而皆本之於私。既迫既激。而好之惡之。亦若皆本於固然而勿以爲怪。今先生進其說曰有容。詎有冀乎。且其有容之德。固先生所習聞於西方。而痛揭其說。將以救垂亡之中國者也。自不佞論之。爲治有先後。而民德有純雜。休休有容。高矣美矣。然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。而難期於民德正滑之日。可冀於法度較脩之後。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。故以今日文化之稚。黨派之擾。民俗之偷。而欲與憲政鼻祖教化大著之英倫。考較乎今古。比量乎短長。

誠不知其可也。抑所謂無好同惡異之別者。亦比較之言耳。若以爲絕對之辭。吾敢斷今日之世。尙無其境。然縱曰比較。而比較之度又至何等。其在英倫。無好同惡異之習之最高度果何如。而其最低度又何如。先生亦嘗有所計乎。且至若何限度。始爲非好同惡異之私。又轉至若何限度。始涉於好同惡異之習。求之理說。固屬非難。而求之人情。恐亦不易。英倫學者之理說。固極通平。而其政海之人情。未必盡爾。先生今號於人曰不好同惡異。亦嘗取理說人情而一一衡之乎。雖然。不佞固有言。不好同惡異者。比較之辭耳。故英倫之政潮如何。是否盡符理說。姑勿深計。而以之較吾國之今日。吾敢鄭重語人曰。英倫政治不好同惡異。不好同惡異。然則先生之所以持是說者。誠今世知言者徒也。

共和肇造。已更三年。不圖三年之中。竟有千年之別。何者。私之害之中於人。夫固以爲固然而流於不自覺也。曩者國民黨崛起南中。乘國是擾攘之日。以享盛譽。有道仁人。莫不引爲大懼。何者功名之際。自古爲難。况當此蝸唐鼎沸。可臧可否之秋者乎。不意民風既作。萬竄怒號。某法則強人之同。某人則強人之同。某事亦強人之同。心之同既不可斬。轉而斬名之同。進之同既不可斬。轉而斬退之同。然則所以拳拳於同者。果何道乎。曰私而已矣。既中夫私。於是乎不能不求同。始也出之於迫。蓋欲同其私。不得不迫於求同。既也出之於激。蓋知不能有其私。不得不激於好同。好同惡異之術。不能勝夫人。於是遂不能有其私。申而言之。保其私之術不工。好同惡異之敗於人耳。國民黨既不勝好同惡異之故而敗。他人則以好同惡異之故而勝矣。人

之好同惡異既勝。則其好同惡異之志益堅。而術益工。而揭其根本之端。一言以蔽之曰。私而已矣。始則欲保有其私。於是乎迫於好同。不好同則其私必不能保也。繼則欲固有其私。於是乎激於好同。不好同則其私更不能保也。其昔日之亂議會。易總理。設護軍使民政長。弱都督權職。此迫於好同也。後日之裁總理。廢國會司法。自定約法。排斥政黨。廢地方議會。安布強兵於國中。蹂躪新聞界。非僞僕龍鍾者不用。非奴顏婢膝者不顧。亡國大夫。盡廊廟之才。異俗客卿。亦館閣之選。此激於好同也。迫激相生。而好同惡異之天演。亦與之日進。今先生太息而告曰有容。豈有幸乎。且其有容之說。更不能期之於喜權弄勢之徒也。何則。蓋以好同之故。而惡異已深。假曰有容。能計異者之終於甘心乎。如其不能。則有容之說。不可期也。此其一也。抑以好同之故。而異者已去。同者之私更厚。假曰有容。能計異者之終不攘臂相爭乎。如其不能。則有容之說。不可期也。此其二也。惡異之故。既已大喪膚功。而好同之程。日進不息。終且欲長葆其同。假曰有容。能計異者之不妨其同乎。如其不能。則有容之說。未可期也。此其三也。異者既被惡。日孽孽以疾其同。必去其同而後快。假曰有容。異者能忍其容乎。如其不能。則有容之說。未可期也。此其四也。由是觀之。先生之所謂有容者。蓋亦僅矣。不寧惟是。同異之說。不佞固言。迭相消長也。同者得勢。而異者流亡。設今日所謂異者而得勢。則今日所謂同者。亦必流亡。蓋今同異之分。已如黑之與白。冰之與炭。薪之與蔀。柄之與醯。終無有容之期。吾曹觀於一七八九年以後。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。夫豈非彰明較著者耶。夫不好同惡異。政治家之美

德也。然必政治家俱稍稍有此美德。而後可以有所表見。否則一政治家之不好同惡異。无濟也。即一同一異之中。而有一焉不好同惡異。亦無濟也。不特無所濟。或且得其反焉。甚矣人人之隱之難知。而於飲食笑言之節未易言也。

雖然。先生不好同惡異之說。固不佞之所欽崇。且爲先生誦千遍萬遍而不辭者也。然而欲其說之見諸行。致之衆而皆可從。其道果何如乎。自不佞論之。今日同異之私。已達絕地。雖有聖哲。莫可如何。何者。衆人所趨。勢之所歸。雖有大力。莫之敢逆。濂生之言。不可誣也。然物極則反。亂極思治。苟有不世之英。承兩敵之後。揭正義以倡天下。奠共和以安人心。攬兩方之賢。表有容之德。樹東方之型。作後人之法。較今日影響之捷。殆萬萬也。先生其有意乎。事冗暑短。苦不盡意。每行三十九字殊困人。不得已自由爲之。冀諒我。並問安善。G P K 白

(錄自甲寅雜誌存稿)